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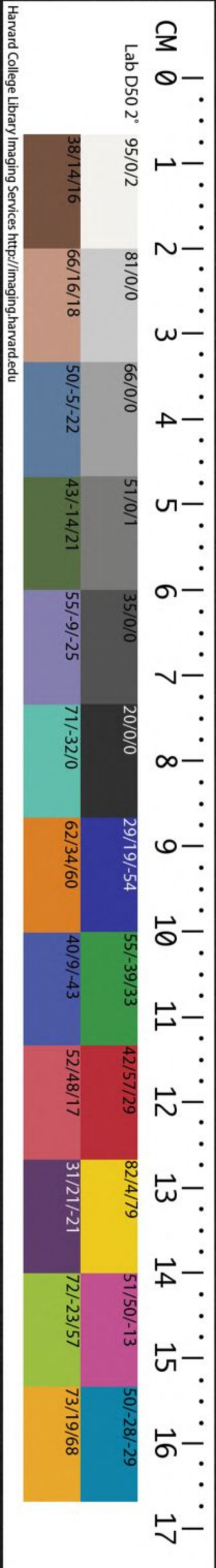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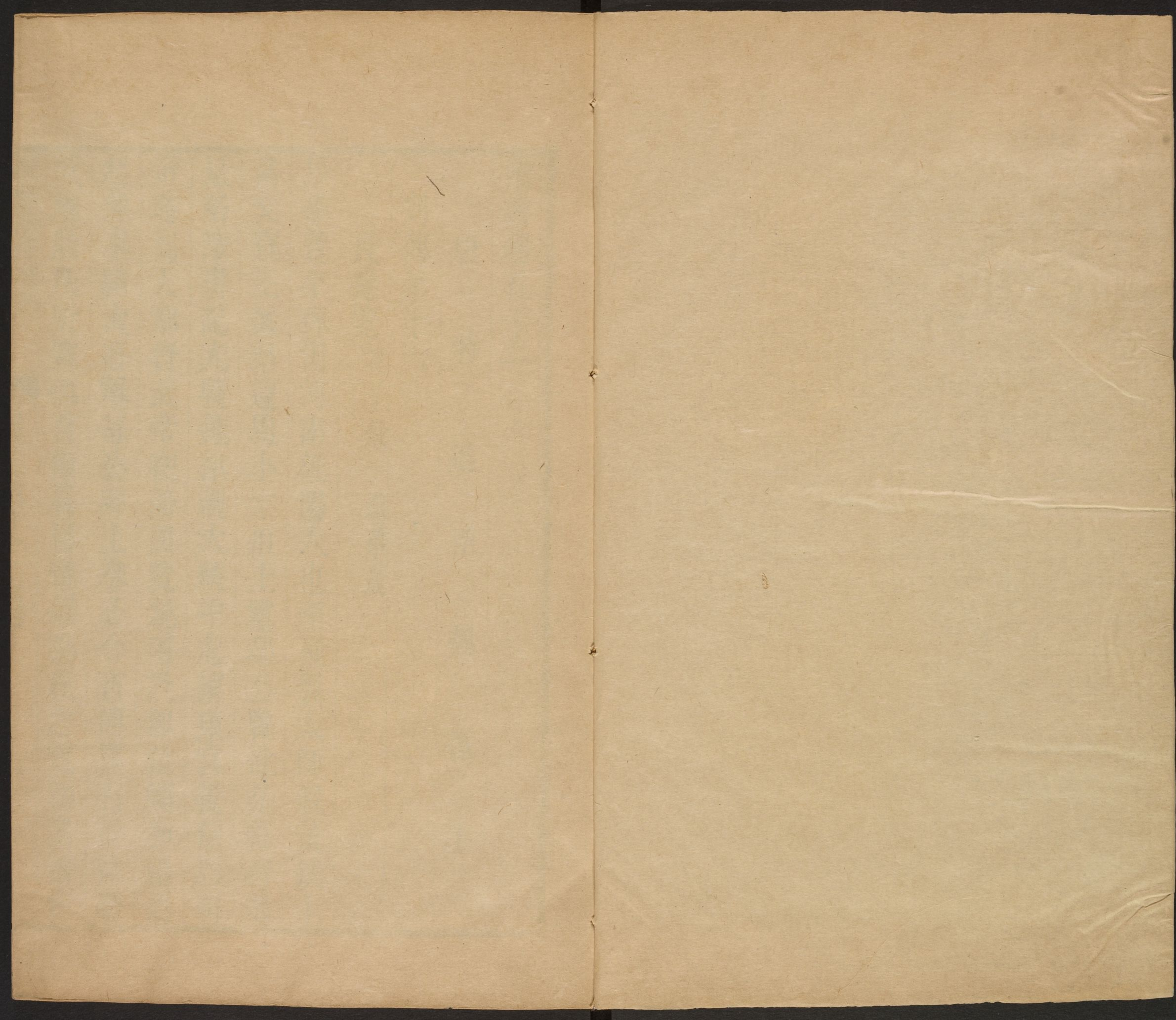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63

T 2605 / 2124

卷五十一
之五十六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維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
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
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
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
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
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
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
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
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
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
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
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
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
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
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
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
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
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道法尤好立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

隋書卷五十一 及傳
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
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
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
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
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
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日授內史舍
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
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
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

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
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
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
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
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
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
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諡
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隋書卷五十一 及傳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
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
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
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
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
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
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
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
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

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
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
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
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
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
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
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
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
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

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 九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
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
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
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
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
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
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
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

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
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
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
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
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
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
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涖殺大
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
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

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
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
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
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
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
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
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

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
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
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
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
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
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
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
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

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見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

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賙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

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
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
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
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
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
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
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
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

隋書卷五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
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
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
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
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

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

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

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上

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
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迴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
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
迴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
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
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
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服
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
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
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
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

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
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
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
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
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
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
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
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
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
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
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
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
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
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
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
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
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
弼旣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
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
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
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
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
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
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
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
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

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

且惰於是督屬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劔寶帶金甕

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頻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

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旣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

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
顯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
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
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
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
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

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
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
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
勲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
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
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
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
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韓擒傳○ 臣映斗 按韓擒本名擒虎唐諱虎遂去之宋

本皆仍其舊監本或增虎字而本傳俱不增考八代

史書諱字甚多隋書如虎賁虎衛虎候虎牙虎牢諱

為武賁武衛武侯武牙武牢白虎諱為白獸騎虎亦

諱為騎獸又如世諱為代丙諱為景淵諱為泉為深

民諱為人為萌他如王世充王世積諱為王充王積

既不勝其改保無不必改而誤改者今仍其元本以

存固實因考其畧以例其餘焉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總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

隋書卷五十二 雜記
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
又乘青總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臣映

斗 按本書五行志引此云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
北史云禽本名禽武禽擒本通諱虎爲武別見甚多
若以虎爲豹於義何居後漢書序班氏之先與楚同
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
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黃班正合虎形韓擒字子
通旣不聞名豹豹亦不當有黃班之稱隋書本傳各
本皆作豹姑仍其字要當以北史爲正未可稱韓擒
虎爲韓豹也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隋書卷五十三

唐 特 進 一 高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
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
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
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
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
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
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
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
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
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舩艦礙輪
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
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
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
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

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
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
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
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
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
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
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
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

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

羅原州總管元襄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諡曰威子嵩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

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迴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迴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卽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

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爲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場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尙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

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

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間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鄴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

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久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

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

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

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

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騎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

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爲民興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爨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

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卽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卽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昱

楊武通

王擲

李充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尙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

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尙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卽位大業元年正月

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水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

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擢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擢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擢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

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尙討嘉州叛獠法尙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

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
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
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
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
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
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卷五十三

隋書卷五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
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
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
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爲祖
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
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
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
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
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
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
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
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
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
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
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

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
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
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諡曰莊子謨嗣弟軌大業末
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
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
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
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
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

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安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雅尙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

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豐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荅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與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

爲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旣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

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
進封淅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
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
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
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
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
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諡曰敬子世
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
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
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

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
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
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
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
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尙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
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
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
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干牛備身大統

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陽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

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六十九諡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甫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

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諡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

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鷄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

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卽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

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

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頰之得罪也以徹素與頰相善因被踈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

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

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尙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旣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

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諡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巖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隋書卷五十四考證

隋書卷五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埵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

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
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
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
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
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
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
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
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隋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

破之斬隋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
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
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
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
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
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虔
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
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
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
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

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勸

高勸字敬德渤海蓀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勸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

如此勸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旣至鄴勸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北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旣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

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勸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藉頊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

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犬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

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勦有威名拜洮州
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
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
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勦遇疾不能拒戰賊
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勦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
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余朱敞

余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余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
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余朱氏敞
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

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
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見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
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
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
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
高山畧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
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
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
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輶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爲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

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旣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

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

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

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伏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

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箠轉秦州總管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

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

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

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

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畧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羣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

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

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卽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徽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諡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勩死亡之際志氣凜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尔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
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
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
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
終享祿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
也

隋書卷五十五

隋書卷五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
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
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
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
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
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鶉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

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

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孿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卽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餽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纒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

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
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
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
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
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
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
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
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
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
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

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
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
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
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
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
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舩客停於郭
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
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
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
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

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

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愧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

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

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兖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 十六
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
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
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
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
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
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
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
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
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

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
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
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
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
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
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
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覲魏鉅鹿太守父珽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

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
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
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
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
以伐齊謀及臣下攷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
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
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
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
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攷計攷於
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

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
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
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
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
之攷爲監軍攷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
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
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
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
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
出塞其年攷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

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澮州刺史
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攷追之不及
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
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
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
詔攷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
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
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
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攷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
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攷有謀焉加開府

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攷與博
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
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
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攷有文武幹用
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
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
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徵拜刑部尚
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
書尋轉禮部尚書攷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 九
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
遠略攷謂高頰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
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
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
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
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
精覃恩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
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

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
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
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
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
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
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
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
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
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
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

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

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曰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

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荊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

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
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
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卽位守大理卿汪視
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
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
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
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
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

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
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
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
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
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
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
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
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

隋書卷五十六 苑傳
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
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史臣贊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按匱與簣通前漢王莽傳網紀咸張成在一匱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卷五十六考證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